



一朝为后

YIZHAO
WEIHOU

辣兰著

下

一朝为后，竟集万千仇恨于一身。
谈笑风生间，暗藏步步杀机。
灭门之冤，屠族之恨，仇家为什么都找上她？
卷进复仇的漩涡，她能否全身而退？





上 册

- 第一章 未来皇后 / 1
- 第二章 残酷的真相 / 6
- 第三章 太后吉祥 / 12
- 第四章 第一次亲密接触 / 19
- 第五章 天降枪手 / 27
- 第六章 探病 / 33
- 第七章 又见皇帝 / 39
- 第八章 不幸的一天 / 45
- 第九章 浪子六王爷 / 51
- 第十章 押寨夫人 / 58
- 第十一章 洞房变 / 67
- 第十二章 四十七个裸男 / 72
- 第十三章 情动 / 78
- 第十四章 鬼面再现 / 84
- 第十五章 山中人兮芳杜若 / 90
- 第十六章 三角，四角 / 95
- 第十七章 男人心 / 101
- 第十八章 江府 / 107
- 第十九章 试探 / 113

- 第二十章 投湖 / 119
第二十一章 神秘人 / 126
第二十二章 江玉娇的心声 / 132
第二十三章 疑惑 / 137
第二十四章 小小的阴谋一下 / 143
第二十五章 黯然情伤 / 150
第二十六章 捉弄 / 156
第二十七章 牢狱之灾 / 163
第二十八章 猜不透的龙君央 / 169
第二十九章 医鹤要进宫了 / 175
第三十章 道是有情却无情 / 182
第三十一章 婚前教育 / 188
第三十二章 万人之上 / 194
第三十三章 一曲惊人 / 200
第三十四章 夜宴 / 206
第三十五章 洞房不败 / 213
第三十六章 暧昧 / 219
第三十七章 赌 / 225
第三十八章 皇后也疯狂 / 232
第三十九章 搅局 / 238
第四十章 私会 / 246
第四十一章 挑拨 / 253
第四十二章 密室里的熟饭计划 / 260



下 册

- 第四十三章 龙凤斗 / 267
第四十四章 巧问太后 / 273
第四十五章 最难消受美人恩 / 279
第四十六章 不能说的秘密 / 285
第四十七章 文胸 / 291
第四十八章 偷窥有罪 / 298
第四十九章 失窃 / 305
第五十章 孔明灯事件 / 312
第五十一章 滑胎 / 319
第五十二章 法海 / 325
第五十三章 干掉法海 / 332
第五十四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/ 339
第五十五章 逼宫 / 346
第五十六章 一线生机 / 354
第五十七章 真相非真相 / 361
第五十八章 问情 / 368
第五十九章 对不起了，龙君烨 / 376



第六十章	没毒姑娘 / 383
第六十一章	劫后余情 / 391
第六十二章	伤害 / 399
第六十三章	情难抑 / 408
第六十四章	四角奇缘 / 415
第六十五章	杜若 / 423
第六十六章	上路 / 433
第六十七章	断肠 / 440
第六十八章	心魔 / 448
第六十九章	心之裂痕 / 457
第七十章	北宫 / 465
第七十一章	夜半无人私刑时 / 471
第七十二章	死亡游戏 / 477
第七十三章	奇遇 / 487
第七十四章	意料之外 / 496
第七十五章	摊牌 / 504
第七十六章	凤舞九天 / 514
第七十七章	医屠 / 519
第七十八章	安心 / 524
第七十九章	逃亡只是开始 / 531



第四十三章 龙凤斗

秋阳滟艳，秋风习习，我靠坐在轻轿中，享受着拂面的凉风，欣赏着沿街的热闹景致，心中无比的惬意。

由于我提出了让离烙替包子铺做一天的迎宾的要求，所以才有了这次出宫的机会，当然是便装简行。前面那顶小轿中坐着的就是龙君烨，归云紧跟其后。

之所以选在今天来，也不是没有缘故的，今天正是我的包子铺重新装修扩大后的开张之日，通过琴儿，我联络好了李老板，一切早已准备就绪。

包子店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，见有轿子到，众人自觉地让出一条道来，刚出轿门，就有一个舞狮队过来迎接，一阵敲锣打鼓的热闹之后，离烙出场了，标准的酒店门童装，是我亲手设计的，虽然古人喜庆的日子爱用红色，但这一身白色服装穿在他身上，竟没有让人觉得格格不入，反显得别有一番风味。

墨绿色的眸子里隐隐藏着一丝怒火，却仍不动声色地开口道：“欢迎光临，两位楼上请。”态度不卑不亢，说完，很绅士地做了个请的姿势，当然这套说词也是我特意要求的。

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这样出色的迎宾将为今天的开张增色不少呢。抛给他一颗碎银子，我咧嘴笑道：“这是给你的小费。”满意地看到他铁青的脸，我扭头步上二楼的雅座。

店里现在也雇佣了厨师，除了吃包子，还可以享用其他的菜肴，龙君烨似乎对这些没什么太大的兴趣，坐在一边板着脸，我瞥了他一眼，自顾自地点菜。

“今天还真是巧啊，两位贵客居然也出现在这里？”一个明朗的声音响起，一袭修长的身影随之出现在包厢门口，手拿着折扇，一脸的逍遥。

龙君烨看到来人，眼角颇有意外，唇角轻扬道：“可不是吗，巧得就跟约好了似的。”

龙君央晒然一笑，“像我这样的闲人也就是爱凑凑热闹，找找乐子罢了，九弟不介意我坐下吧？”

“大家都是兄弟，平日也难得一聚，我又怎么会介意呢。”龙君烨应着，眼神却有意无意地瞟向我，我冲他和六王点了点头，继续埋首研究菜单。

不错，今天我不单单只是为了来看包子铺开张，同时也是为了见六王一面，当得知明妃与他的关系时，我就在策划如何与他巧遇了，平日里他很少进宫，我更不可能在宫中接见他。

龙君央回我一个笑容，在我对面落座。

龙君烨脸上笑意不绝，语气却有些冷冷地道：“表妹不是说今天来是为了打压汝越国的威风吗？咱们坐的这个位置虽是清静，可什么热闹也看不到了。”一出宫，他便开始与我表兄表妹相称。

不等我说话，龙君央便开口道：“九弟有所不知，这个位子可是此店视角最好的，一会儿还能看到精彩的表演。”说完，抬手轻轻一拨，推拉式的木窗随即被打开，正好能看到堂下的情形，连大门处站着的离烙也看得一清二楚。

“看来六哥对这店很熟啊。”龙君烨看了他一眼，眼光转到了我身上，有些森寒之意，“表妹好像也是。”

我记得第一次见他们俩时，俩人关系还不错吗，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对劲了？见他一直死死盯着我，我不动声色地笑道：“不错，以前我常爱来这家店吃包子，和老板很熟，今天带表哥来，自然是要安排最好的位子了。”

龙君央好像没有听出他这个九弟话不对劲一样，爽朗地笑道：“九弟还不知道我吗，我别的事不清楚，可你要说京城好吃好玩的地方，我都了如指掌。而且，这家店的老板和我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今天开张这么热闹的事，自然少不了我了。”说话间，眼角的余光扫向我。

谁跟你是很要好的朋友了？真想瞪他一眼，可是有龙君烨在旁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，我只好若无其事地低头喝着茶。

很快，店里就满座了，中间空出来的一片地成了临时的舞台，戏班子哼哼呀呀地在上面唱着我听不懂的戏，龙君央中途借故离去，想必也是闲不住了，害我窝了一肚子话，却没有机会说。

终于，一台戏唱完了，众人掌声雷动，我百无聊赖地跟着拍了两掌，刚想回到座位中去，就听到不知何处传来清灵的琴声，场内立时一片清静。



琴声欢快，像一股清澈的溪流跳跃在山涧，瞬间注入场内每个人的心，让人情不自禁随着琴声步步飞升，如化身为蝶般，嬉戏于百花丛中；又似青鸟展翅，盘旋于云雾之上，有轻风拂过，便要乘风直上，到达那传说中的玉宇琼楼……

正当大家沉醉于这超凡脱俗的乐音中时，一抹雪白的身影盘旋于半空，继而徐徐飘落，怀抱古琴，美妙的琴声正是出自那双如蝴蝶般轻灵跳跃的手中。只见他如天神下凡般落于舞台，俊朗的外表和潇洒的动作让所有人惊艳得忘记了呼吸。

琴声从始至终不曾间断，随着修长的手指巧妙地拨动，不断攀升，越来越激昂。白衣人专注地弹奏着，仿佛场内的人都不存在，将每个人带入了一个奇妙的场景，仿佛不小心窥见了那青云之上的仙境一般。

随着最后一串音符逸出，那只灵巧的手猛地一挥，一只悬于屋顶的大彩球应声而破，红色花瓣如雨般飘下，顿时幽香四溢，竟是牡丹！

牡丹的花期一般在四五月，现在已值深秋，能弄到新鲜的牡丹已经绝非易事，更何况是这样奢侈地用来做花瓣雨，场内每个人都惊讶得合不上嘴了。一个小小的包子铺竟这样的铺张，却又不显俗气，实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有些达官贵人认出了弹琴人的身份，更是为之震惊。

我也忍不住惊讶，早已经认出了台下那人就是龙君央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会为我献上这么一份大礼，这个人，让我忍不住有些欣赏他了。

不过，我要记得没错的话，他好像曾跟我说过他不会轻功，连棵树都爬不上，可刚才，他出场的架势，明明就很不平凡了。而且，他平日里游戏人生的态度，着实不像自幼丧母的孤儿，明明才华横溢，又是天之骄子，对权力富贵却没有一点儿贪求之心，整日流连风月，实在让人猜不透。

其实，如果细看，还是不难发现他身上有着君王特有的霸气，只是这种气质很巧妙地被他不正经的外在所掩饰住，甚至，我发现他有一种龙君烨所欠缺的深沉和谋略，也许，他比龙君烨更适合成为一个皇帝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中一惊，自己怎么会产生这么荒唐的念头？侧目看龙君烨，他正细细地打量着我，脸色铁青，我暗叫糟糕。

众人终于回过神来，拼命地鼓掌叫好。

龙君烨狠狠瞥了我一眼，回到自己的位子坐下，不冷不热地道，“我这位六哥的人品才华可真是举世无双啊，表妹以为呢？”

这家伙，那么好看的表演不看，老看我干吗？我是盯着他六哥入了神，可

是，场内除了他这个怪胎，哪个没有走神？我暗嗔了他一句，坐回椅中，笑道：“表哥过谦了，若论才华，这普天之下谁比得上你啊。上次的夜宴，你随便吟了那么两句，就把天下女子的魂全勾跑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龙君烨嘴里哼着，脸色僵硬。

“当然。”我忙附和着，得罪他可没什么好果子吃，“其实，若单论才艺，六哥的确是世间罕有，表哥您不服输都不行。”

听到这里，龙君烨脸板得更紧，瞪向我，我不慌不忙地接着道：“可是，若说才华，表哥智掌天下，致使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，这份才干世上却无人能出其右了。”

龙君烨这才缓下脸，正巧包子刚刚送上来，经过伙计地解说，他小心翼翼地吃起了汤包。

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这小皇帝，也太争强好胜了，偏偏我夹在他们兄弟中间，差点儿成了靶子。

“看来我回来得真是时候啊，正好包子出笼了。”龙君央笑着走了进来。

龙君烨停下筷子，含笑开口道：“六哥的琴艺果然超群，不知这家店的主人何德何能，竟让你费这么大心思，亲自弹琴祝贺，倒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。”语气里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刚才有过不满。

“我这也不过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罢了。”龙君央边说着，边坐了下来，二话不说，拿起面前的汤包就往嘴里送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刚刚场中那个惊为天人的男子。

“六哥平时很少回家吧？”我顶着可能被龙君烨当成炮灰的危险开口道。

“家？”龙君央微微停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，“对我来说，哪里热闹，哪里就是家。”说话间，又解决了一个汤包。

和鹤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，同样是失去亲人，他选择的就是游戏红尘吗？这个男人，虽然我们见过几面，他对我好像也很好，可是，我却完全摸不透他的心思。这样的人，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心机，那就一定是城府极深了。而我相信，他绝对是属于后者，看来，要在他身上套线索是不可能的了。

我有些失落地暗叹了一口气，却不想自己的一举一动全落入了龙君烨的眼里。他的脸绷了绷，似想说些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。

刚吃完饭，我还想在街上逛逛，龙君烨却板着脸嚷着要立刻回宫，也不等我反应，他拖着我疾步下楼。我回头看了眼龙君央，用眼神跟他说了声谢谢，他回我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

经过离烙身边时，我匆匆瞥了他一眼，他唇角勾起一丝冷笑，似在讽刺我此刻的狼狈，真想狠狠踩他一脚！可我还来不及将这个想法付之现实，就被龙君烨连拖带拽地拉上了轿子。

“给我快一点儿，都没吃饭吗？”龙君烨跟我挤在一顶轿内，吼道。

我侧目白了他一眼，莫非是吃了包子上火了？轿夫们闻声后大气也不敢喘一下，两条脚恨不得飞起来。

我好气又好笑地道：“他们一直在外面候着，本来就没有吃饭，你那么重，还要挤到我轿中来，叫人家怎么快啊？”

龙君烨被我的话一说，原本铁青的脸涨红了些，嘴唇颤了颤，喝道：“闭嘴！再多说一句你就下去走路。”

我斜了他一眼，不满地咕哝道：“皇帝就可以不用讲道理了吗？不分青红皂白，就会威胁人，简直就是个暴君。”

声音虽小，龙君烨却隐约听见了什么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我，唇角迸出了几个字，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我跟自己说话还不行吗？”我撇开脸去，避免看到他盛怒的样子，我可不想晚上做噩梦。

“别以为我没有听到，既然你说我是暴君，我就暴给你看。”龙君烨咬牙切齿的，猛地按住我肩膀将我推倒。

轿内乘两个人本来就已经很狭窄了，被他这么使劲一按，我猝不及防地倒下身去，头不知磕在了什么东西上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阵生疼。

“好痛！你这个死人！”我恼怒地想要推开他，却被他的力道箍制住。

龙君烨直视着我，粗重的气息喷在我脸上，阴骘的眼神仿佛一头雄狮在鄙夷着它爪下的猎物一般，得意地笑道：“不要挑战朕的威性，别以为你是皇后朕就不敢动你，对朕而言，你也只是众多女人之中的一个，而且，是最讨厌的一个！”

从没见过他这样的眼神，我的心仿佛被抽了一下，冰冷的话语让我脑后的疼痛逐渐转化为怒火，在心底狂烧起来。

“放开我！”我压抑着情绪喊道，运用全身所有能动的部位拼命抵抗他，轿子在两人的争斗中剧烈晃动起来。

龙君烨似乎铁了心，整个上半身死死压住了我，他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怒目瞪着他，两人此刻几乎是脸贴着脸，甚至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。

鬼使神差般的，龙君烨突然停下动作，呆呆地望着我，眼中的凌厉一点一

点消失，异样的光芒在眼底闪过。

糟糕！这样的眼神，他不会是想……心中的警钟敲响，我脑子里嗡的一片空白，竟不知该如何应对。

龙君烨嘴角牵起一抹坏笑，道：“你不是想要龙子吗？朕就给你一个。”

他不会是认真的吧？现在？在这里？我的心一阵猛跳，理智终于回归大脑，“我不……”

我不要！最后一个字被他的唇压住。

触碰到我柔软的唇瓣，龙君烨怔了一下，随即像发了疯似的，狠狠吮吸起来，动作粗野地尽情蹂躏着我的双唇，像一团烈火，企图将我燃烧殆尽。

火辣辣的疼痛让我心中的屈辱感上升到了顶点，我猛地用力一咬，一股腥甜的液体立刻在两人口中弥散开来。

“呃！”龙君烨闷哼一声离开了我的唇，嘴角溢出了一缕鲜红，怒目瞪着我。

差点儿就窒息了，我用力地吸了两口新鲜空气，一把将身上的人推开。

龙君烨回过神来，冷哼道：“你敢咬朕？”眼睛里竟有些些委屈，估计是从没在女人面前吃过亏。

我揉了揉有些疼痛的嘴，回道：“是你欺负我在先！”

“你是朕的皇后，不可以吗？”龙君烨理所当然地说，脸上不知是因为怒，还是什么，有点儿红。

“那你也不用像个色中饿鬼一样吧？”我警戒地看着他，强辩道。如果让这家伙知道我的真实心意，以他的性格，我恐怕真会贞洁不保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说朕是色中饿鬼？”原本缓和的脸立刻又阴沉起来，有力的大手再次箝制住我，我本能地挣扎着，轿子再一次剧烈晃动起来，突然，我整个身子猛地下坠，接着是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！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地震了吗？背上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而龙君烨再次重重地压在了我身上。



第四十四章

巧问太后

我现在彻底相信，我一定是上辈子欠他龙君烨的，要不怎么只要跟他在一起，我就准没好下场？

透过龙君烨的肩，望着因重力而几乎散架的轿子，我在心里哀号着，坐个轿子都能出事，也不知道是他倒霉还是我太衰？

“皇上、娘娘，你们没事吧？”几个轿夫一拥而上，惶恐地跪下问道。

龙君烨尴尬地从我身上爬开，怒吼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奴才该死！皇上开恩啦！”几人战战兢兢地答着，再找不出别的话讲。

“抬个轿子都抬不好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都给朕滚！永远不用再回来了！”

龙君烨恼羞成怒，拳头捏得死紧，就差没上去给他们一顿暴揍了。

“多谢皇上开恩。”几人如逢大赦般，磕头如捣蒜，继而连滚带爬地逃走。

余怒未消，龙君烨又转头冲我喝道：“你还不起来？躺在地上装死吗？”

我反倒平静下来，至少现在不用担心他有什么歪念了。想要支撑着坐起来，才动一动身子，腰间的疼痛立刻让我放弃，一层冷汗冒上了额头。刚才轿子塌的时候，腰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，看来伤得不轻。

瞥见我有些不对劲，龙君烨蹲下身来，“你怎么啦？”语气仍有些生硬。

我暗暗吸了一口气，强忍着痛，“我想，我可能起不来了。”该不会因此而半身瘫痪吧？

龙君烨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，轻声道：“伤到哪儿了？给我看看。”

我被他突然的温柔吓到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怔怔地看着他。

龙君烨有些不耐烦了，一只手穿过我后颈，慢慢地将我扶了起来。虽然他

的动作很小心，可还是弄疼了我，我闷哼了一声，隐忍地咬着唇。

“是上次伤到的地方吗？”见我连腰都直不起来，两道剑眉皱紧了些，“放心吧，衣服没有破，说明没有外伤。”

“内伤不是更可怕？”真是越说越恐怖，连安慰人都不会。

“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吗？”唇角微撇，很是不屑地望着我，另一只手猛地伸到我膝下，将我一把抱起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我惊慌地想要挣扎，刚一动，就痛得差点儿背过气去。

“知道痛就老实点。”口气恶恶的，他看也没看我一眼。

随着他沉稳的步伐，头顶上的白云慢慢向后移动，我在他怀里轻轻颠簸着。

他这是要抱我回去吗？这家伙莫非是转了性不成？心中却不由得涌起一丝感动，尽量放松身体在他臂弯，疼痛感也暂时得到了缓解。

和他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从这样的角度看他，线条还算柔和的下巴微微昂起，仿佛在宣示着它主人的桀骜不驯，平日里对我大吼大叫的那张讨厌的嘴此刻也紧抿起来。其实，他长得还是很耐看的，虽然脸上还有些青涩，虽然脾气暴躁得像头斗牛，虽然很没有绅士风度，虽然总爱跟我过不去……

我怎么想起的全是他的缺点？忙使劲摇了摇头，摒弃掉脑中的杂念。再怎么说人家现在也算对我仁至义尽了，其实这家伙本性也不坏，就是有些孩子气而已，算起来，我在现代的年龄比他大好几岁呢，干嘛要跟他计较那么多？何况，好像很多时候都是我在捉弄他，这样想着，我心里又爬上了一丝歉意。

好在，离皇宫的路并不远，很快，我们便来到了城门口，守城的护卫认出了他，一个个竟都呆住了，诧异的目光齐齐投向他怀中的我。

龙君烨很不爽地咳了一声，众人这才清醒过来，立刻山呼万岁跪成了一片。

“去宣太医到未央宫来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看也没看他们一眼，径直朝着未央宫的方向走。一路上数不清的太监宫女行礼问安，消息传得比风还快，甚至有些在后妃那儿当差的特意绕道来请安，一双双各安心事的眼睛瞅向了我。

从进城门开始，我便将头埋进了龙君烨怀里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能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射在我身上，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滚烫起来，看来我这个皇后想不引人注目都不行了。

我很不雅地趴在铺了厚厚软被的床上，面朝着床里，不敢看屋里那两个男人的脸。为什么来的竟是医鹤？虽然我很期待见到他，可是，却不希望被他看到我这个狼狈的样子，尤其是还有龙君烨在场，这让我倍觉尴尬。



“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”龙君烨的声音冷冷的传入耳内，让我恨不得现在有个地洞能钻进去。

“如果不检查伤处，臣无法确定娘娘到底伤得怎么样，也就无法准确用药。”医鹤虽然语气平和，却隐隐透着一丝焦急。

“那就查吧。”有些懊恼的，随即又加了一句，“站远一点儿看。”

一直侍候在旁的琴儿走近我，小心地将我的衣物褪至腰间，我只觉后背一凉，便听到琴儿逸出一声低呼，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。

两声吸气声相继传来，让我更害怕，连声音都有些颤抖，“是不是很严重？”我不想瘫痪啊！

“娘娘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”医鹤沉稳而坚定的嗓音很有说服力，我不安的心竟奇迹般地平静下来。艰难地掉过头来望向他，却不期然地对上他满目的心疼。

医鹤忙低下头去，似要掩饰自己不小心流露的情感，“我先开些止痛化淤的药吧。”说着，从随身带的药箱里拿出几瓶药递给琴儿，并教她如何涂抹。

龙君烨瞥了我一眼，有些不耐烦地问道：“她到底伤得怎么样？多久能治好？”

“背部的淤肿是硬伤所致，用药后会慢慢消退，大概需要一段时间。”说话时，手上也没停着，已经写好了一张药方。

龙君烨眉头微展，夺过琴儿手中的药瓶，“你跟太医去拿药，煎好了送来，这里朕来就行了。”琴儿不敢说什么，只好应着。

医鹤行礼退下，临走匆匆看了我一眼，我有些不自在地垂下眼帘，不管怎么说，龙君烨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，这个意识在此刻特别的明显，以至于我心里莫名地烦闷起来。

对我的反应，龙君烨并没有起疑，毕竟谁会想到当今的皇后放着英俊年轻的皇帝不爱，却偏对一个中年太医有暧昧？

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竟隐隐有些不忍，自己这样瞒着他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会有多难堪？也许，会立刻把我掐死吧。然而，我也是心不由己呀，即便没有医鹤，我的心也不会放在他身上，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，自己不可能去爱上一个是皇帝的男人，我不能容忍自己爱的人身边还有一大堆的女人，更不想陷入永无止境的后宫争斗中。

“想什么呢？趴好！”粗暴的声音后是略显笨拙的动作，随着微微的触痛，我背上一片沁凉，龙君烨小心翼翼地将药膏抹在我的伤处，慢慢地揉开。

陌生的肌肤接触让我颤了一下，打破尴尬道：“原来皇上也会照顾人啊。”

“哼！”头顶响起一声闷哼，虽然看不到他的表情，我也想象得出来他此时的脸有多臭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不怕死地道：“皇上不用不好意思啊，这是一个优点，没什么丢人的。”

背上的手突然重了些，痛得我倒吸了一口气。

“你少说两句话会死吗？”身边的人怒吼，似在懊恼着什么，手下却又轻了几分。

看来老虎屁股的确摸不得，嘴上占便宜，皮肉就得受苦，我识相地闭上了嘴。

平生第一次趴着睡了一个晚上，虽然垫着厚厚的软被，可是，还是很不舒服，尤其是到了半夜，浑身冷得受不了。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替我盖上了一床丝被，又喂了我一碗汤药，身上慢慢热起来，我才沉沉睡去。

醒来时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，琴儿和小乔端来热水伺候我洗漱。

“小姐，您知道吗，昨晚您发烧了，皇上照顾了您一个晚上呢。”琴儿一脸的兴奋，等小乔送东西出门了，她递上来一碗热腾腾的药。

“是吗？”原来昨晚自己不是在做梦，“那他人呢？”

“五更天就走了，还叮嘱奴婢记得在您醒时让您服药呢，快喝吧，要不就凉了。”

看来，做皇帝也很辛苦呢。心里有些感动，但望向眼前的药碗，我的眉头又拧紧了。

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您就喝了吧，喝完奴婢给您吃这个。”琴儿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一个小罐子，里面竟装着蜜饯。

“你这丫头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细心了？”我夺过蜜饯，丢了一颗在嘴里，甜中带着一点点酸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琴儿立刻一把将它夺了回去，护在怀中，“这可不能随便吃，是太医交给琴儿的，看来还是那个医太医了解您，知道您怕吃药，特意为您准备蜜饯，倒也不枉您提拔他一场。”

原来是医鹤？我心中泛起一丝甜蜜，顺从地接过药碗，将苦涩的药汁一口气咽下，琴儿瞪大了双眼，没想到我这么配合，竟呆住了，我从她手中抢回蜜饯，含了一个在嘴里。

医鹤的药果然很有效，才一个晚上，我背上的疼痛已经减轻了不少，虽然还是得趴着，但已经不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活动了。



“太后驾到！”张公公尖细的声音隔着门帘传来。话音刚落，就听见珠帘轻响，锦衣华服的太后在几个宫女地环拥下已到了房内。

琴儿忙跪下请安，我也放下蜜饯道：“臣妾给母后请安……”

“你这孩子，都这样了，还请什么安啊？”太后嗔怪着打断了我，“你们都退下吧，哀家陪皇后说说话。”

琴儿忙收拾起药碗，和一干宫女齐齐退出房去。

“哀家昨晚就听说你受伤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太后坐在床沿，看我一直趴着，脸上的心疼又加深了几分，“伤到哪儿了？还痛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一阵安心的温暖，“让母后担心了，只是不小心出了点儿事故，太医用了药，已经不疼了。”

太后慈祥的眉目间仍锁着一丝担忧，“哀家听说昨天你和皇儿微服出宫，回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你老实告诉哀家，是不是皇儿欺负你了？”

“是乘坐的轿子出了点儿意外，不关皇上的事，要不是皇上，臣妾昨天还回不了宫呢。”想到昨天龙君烨抱我回宫的一幕，心中有些暖洋洋的。

太后稍稍舒了一口气，有些欣慰地笑道：“看来皇儿终于开窍了，哀家就担心他那性子脾气让你受委屈，想不到你们如此恩爱，倒是哀家多虑了。”

也不怪太后多想，昨天那一幕任谁看了也会这么以为的。我心里哀叹着，事已至此，这张老脸豁出去了，外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我只管做好自己要做的事就行了。

想到这儿，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“母后，这宫里是不是有个叫明沁的女人啊？”明沁是我在史册中看到的明妃的闺名。

“谁跟你说的？”太后原本慈爱的笑容立刻僵住，身子不经意地颤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恐，连声调都有些变了。

太后竟然记得她？而且，从她突变的表情看来，这个明妃给她的印象很深刻呢，我果然问对了人。心中暗喜，脸上却不动声色道：“母后，您怎么啦？”

太后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挤出一丝笑容道：“没事。”只是这笑意任谁都看得出来有些勉强。缓了缓心情，她还是忍不住问道，“你怎么会知道明沁这个名字？”

“这么说还真有这个人啊？”我拉住太后的手，她的手有些凉，轻微地颤抖着，“蝶儿还只当是一场梦呢。昨晚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蝶儿听到有人叫我，看她的穿着打扮，像是这后宫中的妃子，她说她叫明沁。”我边说着，边偷偷打量太后的神情。